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五十回 馮助善遇事驚心 李金華攜朋就館

話說馮助善夫婦二人欲想一生財之道，那高氏想了半天道：「你肩不能擔擔，手不能提籃，咱也沒有多本錢，作麼也是不好。依我說來，我在家中作些針線，你尋幾個賣婆來，找個一文半錢的十指勤勞為貧小補。暫且度日。有這倆錢，你常到街上，有那合式的古玩，常行的書籍，收買一二，於中也可找點利息。」知其夫勞力不勝，因想一風雅生意其奈以利網人者，非助善之本心何。馮助善搖頭道：「這才不行哩。第一條，凡作賣婆者多不正經，豈可引誘他們。三姑六婆淫盜之媒，凡嚴家教者，皆當遵朱子格言，絕其往來。至於販賣古玩書籍等事，離了欺人，難以發財。那賣東西的非飯來逼口，即衣不遮身，再不然就是不安分的，遊手好閒，玩錢賭博，竊弄多多，更難盡言。多使錢買他的，其中無利，少使錢買他的，便得昧起良心，點破題目。我實在作不慣。還得另想。」高氏道：「咱新來乍到，並無可靠的人。指著自己謀畫，真不容易。」馮助善道：「這卻不然。昨在永慶寺與廣通和尚盤旋幾天，甚屬可交。我合他商酌商酌，商之良婦識見小，謀諸高僧力量大。求他指條明路，到也不錯。」助善之眼力不錯，腳根定立不錯。高氏道：「初次相交，人家知道咱是甚麼人？別看他照應不錯，若著實辦事，恐怕人家不放心罷。」深知量己，高人一籌。馮助善道：「若這麼說，又沒了路了。」吾給他個瞎子敲牌子，碰鑼鑼罷。」高氏道：「你就碰去。」馮助善吃過早飯，到了永慶寺，與廣通相見，備言其詳。廣通道：「咱雖初次認識，我看先生也甚老成，又好佛法，好人到處得人心，奸滑乖巧者，聞知自當汗下。觀其外可知其內。所說買賣一事，先生乍到此處，難以通明。這裡人情乖滑，言過其實，一派虛詐，並無恒情。善的不必真善，惡的不必真惡，難交的狠哩。道盡世情，非高僧慧眼誰能識破。若此邦之人，得聞法語守恆心，以免此習氣存敬重，以挽此澆風。勿假仁義於口，當發慈悲於心，久之自能純善而無惡，化惡而歸善，其庶幾乎。各勉之戒之也可。依貧僧主見，不若不作此想，給他個缸裡撈魚，拿牢穩的倒好。」馮助善笑道：「這缸可得有哇！不用遠求，即在德中。老和尚可指一缸否？」廣通道：「自然有個缸。誰謂缸小，曾不容魚，廣通海會，即在庭除。其將以功德水，施之於人乎。現今與寺中打交道的，有一個雜貨行，雜貨行著眼。正少個站櫃的人。先生如不棄嫌，貧僧即可引進。大約每年也有個七八十吊錢，還不敷先生家中用度的麼？」馮助善欠身道：「如此甚好。即求老和尚費心罷。」廣通道：「先生少坐，貧僧去去即來。」馮助善道：「是我坐待佳音罷。」廣通遂起身而出。

馮助善坐不多時，只見廣通回來，笑道：「巧了巧了，再少遲一時，鋪中便定了人了。」馮助善拱手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事有成。」廣通道：「事已妥當。但不知先生算法如何？」馮助善道：「好哇歹的布拉上來了。」廣通道：「這便定局。以後可稱為馮掌櫃的了。馮掌櫃的，咱便到鋪中看看，定個日子上好上櫃去。」馮助善笑道：「老和尚過於辛苦，可歇息歇息，再去不遲。」廣通手拉馮助善道：「既係知交，何必套言，走罷走罷。」二人說著，便攜手同往。

轉眼到了鋪中。馮助善見門上懸一字號匾，乃是德和隆三字。不覺暗暗點頭道：「見德和字祥，先為之驚心。不德不和，萬難興隆。這個字號卻好的狠，但不知其實如何。」德為本，和為貴。是善理財者張本，慎勿虛掛招牌，有污德和字號。說著便到了鋪中，與眾家掌櫃的相見。廣通自然一一引進，遂定於次日上櫃。馮助善與廣通皆告辭。各歸住處。馮助善與高氏告知明白，夫婦二人甚是歡喜。

到了次日，那鋪中早差人來請。馮助善到了鋪中，廣通早已在座。幾個人說了回買賣，酒飯業已齊備。卻是葷素兩便，為的是廣通持齋。酒飯既畢，廣通遂告辭回寺。馮助善在櫃上照應買賣。

待了十數天，這一日早起，來了一人，要買口磨，問是甚價。賣弄生涯，口上慣會造魔。爾來買口磨乎，爾來聽口魔乎。一個掌櫃的答道：「好的賣二百錢一兩。」那人道：「我買的多呀，還是少算個。」答道：「算三吊錢一斛罷。」那人只出兩吊錢。爭竟了半天，這便不和。添到兩吊四百錢，上遂賣於那人。那人秤了口磨而去。不多一時，又來了一人買口磨。買口磨者何多也，亦借口磨為口魔喻耳。也沒有問價，便秤了一斛，放錢叫收。那掌櫃收錢已畢，向買者道：「全賣三吊二百錢。既然放錢叫收，讓二百罷。」得了便宜反賣乖，信口造魔，德又何在乎。買者道：「承讓承讓。」買者甚吃虧，於德無所失。賣者雖得利，於德大有損。說著便回頭去了。馮助善看的明白，兩者相較，甚不公平，心中便覺不悅。

待了一時，又來了幾個人，拿著菜單子。所買甚多，其中山珍海錯，無所不備。說住了價錢，驗了貨物，俱已秤好。那些人道：「先放在這裡。我們還未買齊，等買齊了，再來取罷。」說畢便去。正掌櫃的見那些人去了，便向馮助善道：「你把次一等的按分兩包好，換出這上等的來。」如此欺心，助善必不承命。馮助善道：「人家看過，怎麼又換？價錢不對，不賣不的。若這麼作買賣，豈不沒了良心？」叫醒公道。正掌櫃的笑道：「你這個人，真是沾滯！若動不動的就講良心，這買賣也不用作了，吃的甚麼，穿的甚麼，東家的宅子地是怎麼來的？非昧心人，不能說這昧心話。如要良心，便不用吃，不用穿，不用置宅子買地。甚麼叫個良心呢？怪道只圖發財，尚不知良心為何物。你空是津通灣衛的人，怎麼婆婆媽媽的？」心庸常為淺說，笑因果為迂談，世之不講良心，反不若婦道者多矣。馮助善道：「這個事我實在作不來。就發點財，也不為出奇，別說難保後來怎樣。我賣個老錢茴香豆，也不乾這宗勾當。眾位掌櫃的，請了請了。」水火不同爐，片刻不並立。說著，便拱手而去，直向永慶寺來。

見了廣通，告知其詳。廣通道：「真難說哩，無限感歎，如許悲憫盡在四字之中。等著再作計議罷。卻是城外錢鋪裡也缺少人，我去見見。馮掌櫃的暫且回寓，候我一信。」馮助善道：「又叫老和尚費心哩。我實在是討愧。」廣通道：「只要有成，無不盡力。」說畢，同出。馮助善回寓，廣通便出城而去。

到了過午，差一小沙彌來請馮助善。馮助善隨去。見了廣通，知是錢行裡又成了。話不多敘，馮助善到了錢鋪，見那些扒底子攙小錢，一切詭弊，更覺難堪。又不肯明說，恐其不對廣通，便假壯有病，真是大病，何用假裝。回家而去。

待了幾日，去見廣通，亦以病相告。廣通笑道：「你老先生不必欺我，好麼又有不對心思處。」馮助善道：「不是不是，誠因有病。」人之無良，憫世者所甚憂也。曰誠因有病，吾知此言非虛。廣通道：「亦不用說病不病了。這些買賣行中大都若此。一語道破時弊。不若自本自利的，甚是爽快。你老先生不是還有點存項麼，自己想個主意罷。」馮助善道：「作何生意，還求指教。」廣通道：「自大清定鼎，換了衣冠，冬天戴暖帽，夏天戴涼帽，這涼帽的做法惟敝州得傳。可辦些涼帽，或南或北皆可消出。」馮助善道：「上何處置去呢？」廣通道：「城東南有一抬頭寺。絕妙寺名。內中住持，係我的師弟，法名廣平，可托他代辦。」馮助善道：「這又得老和尚受勞。」廣通道：「這有何勞，全當散悶散悶。你老先生到寓中再斟酌斟酌，如拿定主意，明天便同赴抬頭寺。」馮助善告辭回寓，告於高氏，遂請了房東一位媽媽與高氏作伴。

次早，邀同廣通到了抬頭寺。助善到此，前之埋頭不出者，從可抬頭而興矣。與廣平相見，告知來意。廣平道：「馮先生可少遲數日。這一陣貨不好辦，大行發往四方，固已不少。去年有一位辦涼帽的客人，姓黃名興，隨筆帶出。係大興人氏，去歲未有買齊，因時屆隆冬，遂托餘代辦。言明今春來取，尚未辦齊。等著給他買足，再為馮先生代買，亦不甚遲。」馮助善聽說先為黃興辦買。總得少待。

且說黃興自上年回家。人謂四大奇書之伏線影射，前後照應如串珠矣。觀此穿插映帶，自在油然，尤非凡筆所可及。聞知家中一切事務，悲喜交加。悲喜二字，包孕一切。又聽得請了李金華申孝思，教他二子，更覺樂極。到了康熙五年二月底，編年紀月，春秋筆法。與馬元龍陶同相見，議及請師一事，陶同道：「定於三月初九日上學，至今不見到來。南北相隔數千里之遙，人家跑到這裡來教書，豈不是妄想麼？」陶同何淺視申李也，豈不聞一言出口，必踐千里之約乎。馬元龍道：「既然應許，李印堂那大人物豈有失信之理。」馬元龍深識金華之為人，故有是語。黃興也隨聲附和，三人遂常在莊外，遙遙盼望。轉眼已是三月初八日，尚不

見到。馬元龍亦覺游疑，陶同更覺有理，愈信不及。直說李印堂萬萬不能來了。

到了過午，三人同向觀音堂去訪杜兩亭。說到入學上，杜兩亭道：「諸位兄台不必著忙。他既然應承，萬無不來之理。再者李印堂乃慷慨率真之人，歷來說一不二。他說明天入學，今不能到，明早亦必趕進來的。」信必契交於平日，故敢大膽期許於臨時。馬元龍黃興面面相覷。陶同在旁直是發笑。杜兩亭：「陶兄台不必笑。我說來，他必定來。」

這時，忽聽院中高聲道：「杜年兄，杜年兄！」四個跑出屋來，卻是申李二人，彼此一言未答，不覺大笑。申李二人也不知是笑的甚麼。笑了半天，方彼此拱手，讓進禪堂，互問寒溫。尚未落座，李忠抱進行囊，謝子蓮隨後拿著些零碎物件。李金華慌忙按住謝子蓮道：「謝老弟慌的甚麼，叫他們慢慢的收拾就是了，請坐請坐！」在坐眾人俱問謝子蓮為誰。李金華代為說明，方各就坐。用過晚飯眾人俱散。

次早，馬元龍陶同黃興許慶皆來廟中。許慶挨次拜過。馬元龍道：「今乃入學佳期，宜用寅時。可請老夫子入學後，再與三位接風。」李金華連連稱是。便問在何處立塾，馬元龍道：「在敝宅內，倒覺清靜。」說著，申李二人俱衣帽整齊，隨馬元龍等而來。到了塾中，甚是寬闊。幾個學生同到塾內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州郡縣邑，莫不各有土產，即莫不各有習俗，德州舊產涼帽，俗尚浮華。而其習氣則在於口魔孔門以謹言為務，此地偏競多口。佛氏以妄語為戒，此地半不由衷。是非不明，謬參可否，真偽莫辨，誤定從違，天道本難預期，一有影響，便謂鑿鑿可據。人事誰敢前定。才有始基，即為藉藉傳聞，矜門第而樹朋黨，薄鄉里而招怨尤，以賭戲為風流，稍通文墨，輒稱名士，非呼盧即聚眾狂歌。科第之所由日稀也。以衣冠為體面，略有進項，便講吃穿。非趨勢即卑視儉樸，家遂之所由速貧也。苟非力破其習，痛除積弊，遷流不知伊於胡底矣。況帽加眾體之上，為其遠逾他方，高人頭地，乃得有此出產也。苟不俗敦德行，習尚德教，不又且大失清涼之實哉。彼貨殖得，即公平交易，已謂之不受命，又令講天良者，望望然去之若浼，豈復尚有世道人心乎。要之金鍾傳之微意，不過借此一回，以針砭德州之弊病耳，隸斯土者，盍急急自除其口惡，以臻於有德之上界也耶。

理注：

且說馮助善夫婦二人，欲想生財之道。以得投托永慶寺，永慶是吉祥。廣通是神通廣大，事理無礙。方能發生善意，助善可能財命皆順。又到台頭寺，拜謁廣平。台頭寺見了廣平，以後又遇黃興，源業之主人，才能門入黃庭之所。得到至善之地也。又言申李二人，來到善莊，入也馬黃宅，設教。是外客不入，內塵不撓得養丹之所矣。

偈雲：

助善到永慶，投托僧廣通。

台頭得平順，才遇主人翁。

申李到善莊，精氣入丹房。